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五十八回 為好成空三處衾皆冷落 從天而降一門妻妾小團圓

鸞吹進房，見杯盤狼藉，田氏在房，素娥、湘靈俱新妝未卸，不勝驚訝，說道：「二哥，敢又有禍事到了？縣中人來說，有甚太監坐在省中，立傳豐城縣去見。太親家已是飛趕進省，叫人來知會，好做準備。」田氏等俱大驚失色。素臣沉吟道：「為著甚事，令人猜想不出？卻又從何準備？凡事皆有定數，賢妹不必驚慌，且去稟知母親再處。」鸞吹道：「妹子先到那邊，因房門未開，不敢驚動，如今叫丫鬟去打聽開了門再去。只是兩個妹子，怎還是昨宵放束？」田氏把夜來之事迹知，鸞吹稱歎不置。冰弦來請田氏說：「太太房門已開。」素臣等便都到水夫人床前，把任公人省之事稟知。水夫人道：「想來又有別事？若還是前日之事，廖宦別有變頭，不應單傳親家一人，又不用牌檄提。你今日原該去謝親，且去見你丈母，問一備細再處。」素臣領命，梳洗過了，到未公靈前展拜，用了早膳，正要上轎，卻直東方僑來答拜素臣前賀進士之禮，並問移居日期。水夫人擇了本月十八日黃道不將吉日，回復了東方僑去，起身到縣中來，進去拜見了任夫人，根問省中來傳備細。任夫人道：「都爺差轅門把總飛馬來傳，又沒文書，又沒牌檄，說得要緊之至。你丈人聽說是甚太監，先嚇壞了，叫人來通知賢婿，大概是凶多吉少之事，如何是好？」素臣將水夫人之言，述了一遍，安慰道：「看來也未必凶，可再差人赴省探聽便了。」任夫人略覺安心，忙備點備席款待。素臣臨起身，叫出錦囊來磕頭，說道：「聽見奚囊已並了親，賢婿少一貼身小廝，這錦囊也還伶俐，可胡亂使用罷？」素臣謝受帶回。是夜，素臣要宿在田氏房中，田氏道：「他們正值吉期，尚知退讓，奴豈因以為利？」素臣道：「和你同床各被何如？」田氏笑道：「奴非處女，不似二姐公堂之上，可以明心，這樣瓜李之嫌，斷不敢處！」苦苦把素臣勸出外邊。素娥正與湘靈夜話，都驚訝道：「怎相公此時還未安置？」素臣道：「恐二卿寂寞，特來奉陪。」素娥、湘靈齊稱：「不敢！」叫丫鬟掌燈，要送素臣進田氏房。素臣笑道：「那裡已去過，不肯收留，才到此奉陪的。」二人俱正色道：「昨日就該宿在大姐姐房裡，怎今日還可出來？」素臣大笑道：「我竟是夜不收了！幸喜還有個睡處！因命生素掌燈，照入水夫人房裡。水夫人答道：「怎這時候還不睡？」素臣道：「孩兒竟沒處睡了，特來相伴母親。」水夫人道：「你頭裡到媳婦房裡去的？」素臣把田氏之言，述了一遍。「這等就宿在新房裡罷了。」素臣又把素娥、湘靈之言，述了一遍。水夫人微笑道：「也都說得去，只是我身邊卻著落不得你這長大人，須令我睡得不安穩。」素臣著急道：「母親若再不容孩兒，竟須每夜坐到天明了。」水夫人道：「不妨，大小姐才出去，叫紫函去要一張木榻，或是棕屨來，就宿在這旁邊，待將來搬至新宅，再作道理。」紫函忙去說知，扛進一張花梨藤榻，安放側邊，素臣方得安睡。正是： 家家妻妾為爭夫，虎鬥龍爭定霸圖。三美讓夫成獨宿，蜜淋漓換醋葫蘆。

次日午後，鄧升來請水夫人說：「轎子在外，立刻要請太夫人去。」水夫人道：「為著何事？你老爺回來不曾？」鄧升道：「不知為著甚事？老爺剛回來，就著小人來請的。」水夫人向素臣道：「親家回來有事，只該請你去，怎反請我起來？」鄧升道：「小人稟過，可要請姑爺同來，老爺道是不便。」湘靈道：「爹爹說是不便，自有緣故，太夫人還該獨去。」水夫人點點頭，即便上轎，帶著紫函、晴霞伏侍，文虛、奚囊押轎，自進縣中去了。素臣等在家，左思右想，猜度不出。直到黃昏，只見奚囊飛跑進來報信道：「京裡下來兩個女人，說是我家親眷，與太太認明瞭，如今領回來，就到門了。」素臣道：「是我家的親眷，你都認得的。你見過這兩個女人是誰？」奚囊道：「任太太留著坐席，小的在窗外偷看，都不認得。一個是雪白的白臉，一個是漆黑的黑臉，還有一個十二三歲的標緻丫鬟。」素臣沉吟道：「京裡有甚親眷？奚囊又是不認得的？」猛然想起，不覺失笑道：「怎竟忘死了，這必是璇姑，但那一個黑臉，又是甚人？」田氏等不及聽奚囊之話，一齊接出廳來。太夫人下轎出來，滿面笑容道：「劉大姐來了，可喜，可喜！你們接他一接。紫函，快請二相公出來，拜謝東宮。我在縣裡已經拜謝過了。」田氏、素娥、湘靈、鸞吹忽聞璇姑到此，大家歡喜異常，一等轎子進門，齊簇至轎前，掀簾相叫。璇姑慌忙出轎，正湊著素臣聞信飛奔而出，紫函、生素各執畫燭，照將出來。

璇姑忽見一個藍面男子，直奔上前，嚇得倒退兩步，縮入轎中，心頭突突的跳個不住。那第二乘已抬進廳，走出一個黑臉女子，可的與素臣打過照面，彼此各吃一驚。鸞吹、素娥忙揭起轎簾，鑽進頭去，說明易容之故。璇姑方才心定，重複出轎。素臣在先，璇姑在後，拜謝東宮畢。鸞吹等簇擁到水夫人房中，先拜水夫人，次見古心、阮氏、鸞吹，次見素臣、田氏，與素娥、湘靈都平拜了，攜著那黑女子之手，向水夫人道：「此乃罪臣家屬，籍沒入宮，姓木，名難兒，溫柔賢淑，識禮知書，兼通數學，東宮撥來，伏侍小奴，小奴敬其賢達，認為義妹。他情願隨奴來，伏侍太夫人，求太夫人另眼相看，感恩不盡！」水夫人仔細看那女子，見他蛾眉鳳目，凜凜有威，雖是面黑如漆，卻非凡相，因道：「既是你結義之妹，自不當以下人待之，況宦寺擅權，刑賞倒置，罪臣焉知非功臣乎？古者罰勿及嗣，即果係罪臣，亦縉紳之裔也。」問那黑女：「行幾？」黑女答是：「行四。」因吩咐紫函等俱稱為木四姐，令素臣以妹視之，便於常處。當下與各人見禮，鸞吹等俱以四妹呼之。水夫人命文虛備席，款待璇姑，去請素文、阮氏二人，俱因璇姑初到，當與素臣敘述一切，素臣在席，不便同坐，托辭不來，當下水夫人主意，令素臣、璇姑陪坐一席，田氏、鸞吹、素娥、湘靈、難兒一席。難兒不敢就坐，水夫人道：「我已說過的了，同為縉紳之裔，況大姐已認為姊妹耶？其勿復辭！」難兒告坐坐下。席上水夫人細問璇姑，復把素臣在外所為，及自己避禍至此，並娶素娥、湘靈之事，一一說知。璇姑所述，與石氏、褚宗之言，大略相同。至入京以後，素臣等皆未知道，大家側耳而聽。璇姑道：「奴進東宮，與鸞音妹子，俱撥在張娘娘位下，有半個多月光景，張娘娘愛奴兩人，要擇個吉日，請東宮爺收用。奴便哭泣懇求，說明是有丈夫的，求娘娘超釋。張娘娘根問丈夫姓名，奴便說出相公。張娘娘大驚道：『你丈夫是那裡人？怎與文忠臣同名同姓？』奴說：『夫主住在吳江，是個生員，收奴為妾，已經貼身伏侍；因未稟明老主母，尚未成婚。』張娘娘愈加驚異，慌忙啟知東宮，把相公的家世、年紀、相貌，一一盤問明白，發出一個手卷來，上面面著相公的面貌，東宮爺親筆寫著『天下第一忠臣』六個字兒。」說到那裡，水夫人及田氏等，眼淚直淌出來，素臣更是淚流滿面，激切無限。璇姑道：「奴見了手卷，既感激東宮，又如見相公，淚下不止，張娘娘百般勸慰，說是文忠臣之妾，當日就把奴遷居別室，撥了兩名宮女，一名內監，來伏侍奴。奴因此得叩問娘娘，才知相公御前奏對，及謫發遼東之事。奴那時痛不欲生，張娘娘百般勸慰說：『東宮爺撥人護衛，一路可保無虞，將來就要召用，只須安心以待。』到了九月初間，太監懷恩接了相公手書，送與東宮爺，張娘娘給奴看視，把奴嚇得要死。鸞音妹子勸道：『已過之事，不必愁他。書上現說微服赴遼，將來自是無事，何必驚慌？』及至九月望後，遼陽衛有文書達部，說相公並未到配，只一腐屍，腰間袋內有爛解批一張，詢之土人，俱供係相公失足落水致死，但屍肉俱腐，無憑檢驗，做了一樁疑案。懷恩進宮說了，奴幾番哭死了去，又是鸞音妹子再三勸說：『相公書上，早已說明蟬蛻之意，這河內腐屍，非蟬蛻而何？怎姐姐竟認起真來？』張娘娘也是這般解說，奴便如醉如夢，直到如今。今年正月盡間，有個革職博士洪文，說與相公是好友，東宮爺極敬重他。他說：『太夫人現在豐城，他與豐城知縣通家，曾為相公作伐，聘娶其女。』」向著湘靈敘道：「想就是姐姐了？東宮方遣內監送奴來此，並賜白金五百，以供奩具。不圖相公已先回家，真是謝天不盡！」

素臣急問：「洪文是長卿兄了，長卿現在何處？」璇姑道：「洪君為東宮講說經史，時刻不離，現在宮僚，不過備員而已。有相公家信一封，托懷恩交奴帶回。」水夫人然道：「書未得達，空累長卿跋涉數千里，深屬不安！」素臣大喜道：「長卿兄遭際東宮，將來抱負得以展布，國家之福也！只是你所說圖畫之事，我被謫時連夜出京，東宮之畫，從何而來？」璇姑道：「張娘娘曾說，東宮遣一江南畫師，尾著相公出京，一路在車上就打了稿子，到了通州店裡，燭下又細看了一遍，才畫成的。說相公那時看著書信，面有憂疑之色，故畫上亦帶著點蹙額之意。」素臣沉吟：通州店裡，是八月十七夜間了。那日正遇著紅須客，有甚書信看來？哦，是了！因向水夫人道：「天下事猜想不出者很多。孩兒曾說過，崇文門口接一個老蒼頭的東帖，至今不知其所從來，與前

日廖監那一種變頭，俱令人猜想不出。那畫師說我看著書信，必是那東帖了。」璇姑道：「東帖上說著甚來？」素臣道：「東帖所寫，字字先機，言言龜鑑，路上全賴著他。臨末四句，說：『神龍見首，鴻爪留痕；待時而動，休哉令名！』我之法計潛歸，也是為此。只再想不出是何人所貽？不得銘刻其名，私心頂祝，為悵悵耳！」璇姑道：「相公這東帖，就是御前諫救那女神童謝紅豆所作；他隨著楚王正妃來見張娘娘，知奴係相公眷屬，曾說過來。他說幹國師、斬監，必有隱娘、紅線、荊卿、聶政之事，曾寫幾句，叫王府蒼頭寄與相公的。」素臣道：「原來就是他！我與他何緣，既救我於瀕死，復導我以生路，將來如何補報他來？」水夫人等，俱感激紅豆，念誦不已。

璇姑詢問劉大下落，含淚道：「可憐奴的嫂嫂竟守節而死！」素臣道：「大嫂屢次捐生，幸而不死，落後是我救出，現在吳江。大郎往沿海一帶，尋覓你姑嫂二人，至今尚無下落。」璇姑忽聞石氏尚在，喜不可言，及見劉大久無下落，不覺又生悲感。水夫人細看璇姑，復看素娥、湘靈，暗忖：「三人容貌，俱不相上下：靈秀英爽，首推璇姑；溫柔娟媚，無如素娥；而大家豐度，才女風流，當推湘靈。」又把鸞吹細看道：「此當在三女之間。一席之上，聚著這許多才美賢節之女，真屬難得！」因復看到木難兒，暗道：「此女眉眼姿態，也不下於諸女，只這面色太黑，就覺難看！古人云：『娶妻論德不論色。』然孔子雲：『未見好德如好色者。』當時尚且如此，何況今日乎？」水夫人正在四顧躊躇，忽聽廚房下沸反盈天，嚶啾哭叫起來。正是：

廉泉若使人人飲，讓水應教處處流。

總評：

璇姑之來，奇矣！尤奇在木難兒之來，真屬從空而下地。素臣諸妾，如璇姑、素娥、湘靈，俱先有約言，幾經離合，或患難百端、或死生呼吸，然後得入素臣之幄。從未有若難兒之突如其來者，此文章變換之法。水夫人愛敬璇姑，特特款待，並使與素臣同陪一席，令田氏反與素娥、湘靈齒冠履之辨謂何，且是日係素娥、湘靈三朝，何以不並款待？予曰：水夫人之款璇姑，即國家旌表節孝之意也。水夫人曰：「我敬此女貞節，故聞其現在東宮，則拜謝天地祖宗，快活無比。今於始至非有以特宏之，豈崇敬貞節之意乎？厥後獨桌待孫，即諸母且不得同居南面，況田氏之正室乎？至素娥、湘靈，既未合歡，即日又須再行合疊，則三朝之禮重複無調，所必當廢者矣。故待璇姑而不兼待素娥、湘靈也。」

此妻妾小團圓也，自合聯絡紅豆，而恰好說明崇文門口東帖之故，則又雙管齊下之法。